

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



志愿军英雄传

第二集



解放军出版社

志愿军英雄传编辑委员会编

志愿军英雄传

第二集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志愿军英雄传. 第2集/《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编.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2000. 8 重印)

ISBN 7-5065-3891-1

I. 志... II. 志...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171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56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10千字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红旗飘飘	轻 影	王守勤 (431)
不朽的白衣战士负宝山	冷 枫	(477)
空中指挥员	许钊群 诸 辛	(491)
临津江畔的日日夜夜	文大家	(524)
决不后退	王 彬	(542)
英勇的高射炮手	房亚田	(560)
地雷搬家	张 捷	(583)
坚强战士	巴 金	(594)
揭开定时炸弹的秘密	殷步实	(620)
痛打空中强盗	郝汉生	(630)
“丹型水鹤”的创造者	轻 影	(644)
地下堡垒	夏 光 林 三	(657)
无名高地上的英雄	夏 光 林 三	(681)
炮兵的眼睛	张 钊	(696)
开辟前进道路的人	胡廷宽	(718)
黄家富	杨 朔	(737)
新生的力量	王德璞	(758)
爆破手	集 成	(776)
舍己为人的军医	文 汗 若 冰	(788)
罗盛教	萧 琦	(816)

红 旗 飘 飘

轻 影 王守勤

杨连弟，天津市北仓镇人，一九一九年生。一九四九年二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九月曾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年十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历任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一九五一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九月曾出席全国铁道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十月曾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抢修清川江桥光荣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并命名杨连弟生前所在的连队为“杨连弟连”。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大炮在四面八方隆隆响着。

天津市街上一片混乱。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浩浩荡荡

地从关外开进关来，天津外围国民党军的据点一个一个地被肃清。城市在包围中。

人们都感到解放的欢乐都要随着一九四九年的春天一起来。在天津市街上一家鞋店里，有一个做鞋工人杨连弟特别兴奋，每一声炮响都使他增加一阵欢乐，他想：“眼看就要翻天覆地，天下大变了！”

这振奋人心的炮声，对杨连弟一点也不陌生。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他正在离天津不远的杨村当小工，整天爬杆子，挂电线。突然八路军的游击队打进了杨村，日本鬼子和伪军逃跑了，受苦的工人们得到了自由。那时候，杨连弟看八路军说话和气，买东西给钱，个个挺好，他就和战士们交了朋友。他很快地知道八路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听说解放区老百姓过着自由幸福的日子。他很想立刻参加这个队伍。

没料想国民党占了天津不久，游击队就从杨村撤走了。杨连弟又留恋，又难过。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终于到天津一家鞋店里去当工人。

人们满以为日本投降了，该过好日子了，可是，国民党军打人、抢劫和苛捐杂税简直就是“二日本”！杨连弟白天黑夜地替老板做皮鞋，腰酸背痛，眼睛也熬红了，却每天挣不到几斤苞米面。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三年多来，杨连弟一直想念着这个队伍……

现在，这一阵阵的炮声使他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恨不得立刻找到八路军。一天夜里，他趁着混乱，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天津，爬过敌人的壕沟，一口气跑回了他的家乡——北仓。

北仓距天津只有十八里地，紧靠着公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

候，胆小的人都关起门来，躲在家里听炮响，杨连弟和他的弟弟却站在家门口时时向前张望。

天亮时，公路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走下来几个戴大皮帽的军人。杨连弟一看见，就走上前去问：“你们是不是八路军？”一个军人回答：“我们过去叫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来解放天津的。”杨连弟急忙握住他的手说：“同志，可算把你们盼来了！”

这是解放军的一个指挥员，带着参谋人员来看地形。杨连弟和他弟弟立刻把天津周围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告诉他们什么地方好打，什么地方好进。那个指挥员一面听他们介绍，一面查对地图，最后笑着说：“老乡，说得很对，谢谢你们！很快天津就要解放了！”兄弟俩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吉普车飞快地开走。

解放军的大炮、汽车和各路部队像汹涌的潮水向天津近郊流去，长长的行列一眼望不到头。接着，炮声、枪声狂风暴雨似地轰鸣起来，远处烟雾腾腾。北仓的老百姓这时都开了门，组织起来给解放军运粮送草。在炮火纷飞的路上，有两个年轻人肩上套着绳子，拉着满车的弹药，走在民工队伍的最前面。这俩人就是杨连弟和他的弟弟。

乌云吹散，太阳出来，天津解放了！男女老少一齐拥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

没过几天，杨连弟就告别了父母、妻子、弟弟和儿女，叫上他的朋友——一起干过活的架子工赵世全、高凤鸣等，还有他的堂叔——老架子工杨万生，一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下午，驻在滦县的部队欢迎新参军的技术工人。杨连弟、杨万生、赵世全被分配到了三连。战士们跑

出村外很远迎接他们，把他们围起来、握手，亲亲热热地问好，抢过行李给背上。杨连弟还没有走进房子，心里就感到了异常的温暖。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决定他们都实行薪津制。连部怕他们刚来部队不习惯，专门收拾出一间洁净的房子，让他们单独住下。战士们抢着给他们送饭，晚上抢着把炕烧暖，一有空闲就来找他们谈天，问长问短，向他们学习技术。他们好比孤儿忽然投到了慈母的怀抱，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杨连弟整天欢欢喜喜的，晚上躺下，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想：“革命队伍多好啊，可是自己刚参军，对革命没有贡献，受到同志们这样的尊敬和照顾，真惭愧！”杨连弟在兴奋之中也多少有点不安。

连指导员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他给大家上政治课，讲革命人生观，讲目前形势，讲得又通俗、又详细。杨连弟越听越对劲。平时，指导员也常找他谈话，给了他很多帮助。杨连弟很快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越懂得多就越和战士们亲近，越亲近也越觉得同志们个个都是亲兄弟！他在那间洁净的房子里坐不住，没事就到火房去，帮助炊事员挑水、劈柴、做饭，也常到班里替战士们出公差、背粮、背柴。后来他除了睡觉，简直离不开战士们了！当杨连弟编到二班的时候，他早和二班班长刁树贵等成为知心的朋友了。

部队接受任务，三连担任了修复石门车站到北戴河铁路线上各桥梁的工作。杨连弟随队到了七十六号桥。开始是修桥墩，白天灌混凝土，晚上还要浇一次水。浇水本是战士们的事。杨连弟看同志们劳累了一天，过意不去，他就每天晚上跑六七里地到桥墩去浇一次水。这样，他才感到松快一些。

浇完混凝土就是移梁。七十六号桥是双线，下行线有一孔钢梁被敌人炸毁了，上级决定把上行线的钢梁移到下行线来，保证一条线路先通车。当时没有起重工具，移梁困难很大。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新来的技术工人，请他们想办法。杨连弟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他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思索，办法想出来了。战士们按着他的办法，在钢梁底下搭起枕木垛，用短钢轨撬起钢梁，再往上垫枕木，这样一点点起高，把钢梁顶起来放在钢轨上，然后抬上平板车推到下行线来。移梁、架梁的工作成功了！

“杨连弟同志真有办法，称得上是我们的‘师傅’！”大家都这样说。指导员也鼓励他说：“你想的办法很好，给大家解决了大问题。”杨连弟心里十分痛快，想着在旧社会自己做过多少事，出过多少力，但换来的却是饥饿、打骂和嘲笑。他有生第一次得到这样真诚的鼓励和安慰！

紧接着是抢修七十一号桥。这座桥的二号桥墩被敌人炸毁半截，必须把墩顶铲平，才能重新打混凝土架梁。墩顶只有很小一块地方，几个人挤在上面用镐头刨，施展不开，水泥只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落。进度太慢了。

杨连弟看出了窍门，操起一根撬棍，爬上墩顶，把撬棍插进裂缝，用力一撬，水泥呼啦啦地掉下了一大块！这一来，用的人少，速度却快多了。同志们越干越起劲。

大伙正干得起劲的时候，杨连弟用力过猛，突然失脚从七米高的墩顶上摔下来。头跌破了，晕了过去。同志们都吓慌了，班长刁树贵急忙组织大家把他抬回家去。

他睁开眼的时候，指导员正坐在炕边，手抚在他的额上试体温。

“摔得怎么样?”

“不要紧，指导员，年轻人磕着碰着点没有关系，你放心吧!”

说着，他就挣扎着坐起来，指导员赶紧把他按下，不让他动。医生给他换了药，打了针，炊事员送来点心、面汤，指导员接过来，端到杨连弟的嘴边。

杨连弟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说不出一句话，只接过碗来大口地喝下去。指导员知道他的心情，临走安慰他说：“革命部队就是咱们的家，互相照顾是应该的，你不要心里过意不去。好好休息吧!”

指导员刚走，连长又派了和他同班的战士赵才来专门照顾他，要他至少休息三天。杨连弟叨念着工作，又想挣扎起床，赵才忙把他按倒，给他盖好被子，安慰他说：“杨连弟同志，你不要急，养好了再上现场。”赵才左右不离开他。他要上厕所，赵才赶忙过来搀扶；他要喝水，赵才双手端到跟前……杨连弟后来像哀告似地对赵才说：“好兄弟，你看我就是头上破了一层皮，不要紧！你不要管我了。”赵才说：“不能这样说，人是肉长的，破一层皮也疼!”

杨连弟非常激动。第二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坚决到现场去了。

工程任务完成的时候，参军工人的薪金发下来了。上级要他们按各人的技术高低和能力大小重新评定一次。杨连弟首先提出：“我父亲和三个兄弟都能劳动，家里有吃有穿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多薪金。咱是革命来了，不是为了挣钱!”这一番话使他的堂叔感到很突然。杨万生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在想：“这是过去没有的事呀，连弟真变成另一个人了!”

“大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飞速发展，铁道部队提出了动员口号。一九四九年六月，杨连弟所在部队接到南下修通陇海路的命令。

杨连弟决心南下，杨万生却不愿南下，有些参军工人拿不定主意。于是杨连弟动员这个，说服那个。一次，杨万生和他争论起来：

“连弟，你就把一家人扔下，远走高飞吗？”

“这是什么话！正是为了消灭反动派，保住家乡才随军南下，怎么叫扔下一家远走高飞？你看那些老同志，谁没有父母、家庭，为什么从关外打到关里！”

“也不跟你父亲商量商量，他能同意吗？”

“不同意，怎么让我来参加解放军！”

“那你不怕南方蚊子咬，受苦生病，水土不服吗？”

“连日本鬼子、工头的打骂都熬过来了，怎么怕起蚊子咬来！过去挨冻受饿都不在乎，这回倒怕不服水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叔侄俩一句顶一句。杨连弟被问得不耐烦，杨万生也生了气。

“那好吧，你走你的，可是不能拉别人！”

“指导员讲过，革命要靠自觉，怎么算啦！人家看你不好，还不要哩！你当这是国民党的军队吗！”

杨万生大声吵起来：“不要就不要，就要你一个好啦！”

杨连弟也火了：“吃着人民的饭，拿着人民的钱，到这要劲的时候，却扯后腿！参军三个月了，一点不进步，真是老落后！”

杨万生口喷着唾沫：“我是老落后，我看你还是小顽固哩！”

两个人是第一次吵嘴，而且吵得这样凶，杨连弟连耳根都红

了。声音越吵越大，大家听到都围拢来劝解。班长刁树贵忙把杨连弟拉走，过后又向指导员作了汇报。

指导员找来杨连弟，先表扬他政治上进步快，革命坚决，工作积极；接着就批评他对杨万生不耐烦说服，大吵大闹不能解决问题。指导员告诉他，像他叔叔这样久经磨难的老人，一时想不通是不奇怪的。杨连弟开始听了不大服气，听着听着可就明白过来了。杨万生是老工人，是叔叔，更重要的是参加了革命是同志，应当耐心地给他解释，不应该发脾气。

第三天诉苦大会开始，杨连弟在会上把在旧社会做工的苦楚一齐吐了出来。那是一连串的什么样的日子呀！——当学徒，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受父母抚爱，年幼的他却在老板、师傅的打骂下做成年人的活；当小工，不管多少斤重都压在他的肩上，常常累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那时候，他一到家浑身衣服被汗浸得像洗了一样，时常一句话不说，一口饭不吃，倒下去蒙头就睡。有时饿得受不住，只好喝上几口凉水昏睡过去。就这样挨饿卖力气，登高爬杆，还要挨日本鬼子的洋刀、国民党警察的皮鞭，他的脸上、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

杨连弟诉着诉着，就激动起来，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指导员让他坐下等一等再说。接着，参军工人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诉苦，只有杨万生低着头不说话，泪水却不断地夺眶而出。

诉苦会刚完，杨连弟又站起来说：“我前天和我叔叔杨万生吵起来，我不对，我错了。我们是同志，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他指着杨万生说：“叔叔，你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走南闯北地当了半辈子工人，还是一个光棍汉……”不等杨连弟说完，杨万生把眼泪一抹也站了起来：“连弟，什么也别说了，过去受的罪，我一辈

子忘不了，现在我也明白了。连弟，我也南下，咱们手拉手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干吧！”

二

在横贯东西的陇海路（洛阳到潼关段）上，丛山之中有一座全国闻名的高桥——八号桥。桥高四十五米，横跨在两山中间。这座桥还是在一九二二年由法国、比利时的工程师们共同设计的，前后费了四年时间才修建起来。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侵入中原，国民党军队把它彻底破坏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国“工程使节团”的“帮助”下，费了两年多的时间也没修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规模的內战，又把高桥破坏了。现在，为了解放大西北，必须修通陇海路。要修通陇海路，不先把这座高桥修好，那就是“插翅也难飞过”。因此，“架起八号桥，修通陇海路，解放大西北”的号召，立刻响亮地提出来，杨连弟所在的团便接受了三个月内修复八号桥的光荣任务。

团长、政委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随即带着全团最好的、出色的架子工高凤鸣、赵世全、杨连弟、杨万生到八号桥看地形。各连队也都轮流到桥下来察看。

这里山势飞陡，地形险要。在桥下的涧河两岸上，铁片、坏钢轨、碎石、炸坏的水泥块散了满地，到处都是敌人破坏的痕迹。现在，两山之间只剩下五座遍体鳞伤的水泥桥墩，像千年古塔似的孤零零地矗立半空。人站在桥下抬头一看，只觉得墩顶在云层中乱晃，叫人头晕眼花。高得真是惊人！

附近老百姓听说解放军要修高桥，很多人都觉得稀罕，跑来

看新鲜。

一个六十多岁花白胡子的老汉拉住一个战士的手问：“同志，你们打仗是没个比的，修这个恐怕……哎，你们打算多长时间修起来！”

战士伸出三个指头。

老汉忙问：“三年？”

战士笑了：“三个月。”

老汉惊讶地倒退两步，瞪着眼张着口，好半天才说：“你们用什么机器修？”

战士握紧了两个拳头说：“用两只手！”

那老汉什么也没有再说，唉了一声，摇着头蹒跚地走了。

这五个桥墩已被炸毁得高低不平，必须登上墩顶去把高的铲平，低的补足，才能往上架梁。当前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才能登上这些一望就要头晕的墩顶去工作呢？

工程部门最初研究搭钢索吊桥。办法是在桥梁两端，用木架打桩，在木桩后边十米的地方，用卷扬机经过木桩，架起两条钢索，绑上滑车，用“吊斗”运送人和材料到各个桥墩上去工作。但是这样粗的钢索一时买不到，细了又不行；两岸又都是石板地基，不能打桩。于是工程部门提出第二个办法，打算围着桥墩搭圈架，一层一层往上绑。这样就需要脚手杆两万根，铁丝五千公斤，可是碰巧洛河便桥被洪水冲垮，交通中断，材料运不来；同时，技术人员计算出，即使有材料，绑起来木架太高，也支撑不了。

严重的困难摆在面前了。

通车期限很紧迫，日子万万拖不得。连队里普遍召开“诸葛亮会议”，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架子工们集合在一起研究。

杨连弟整天围着桥墩打转。

他看到桥墩四面都是平光光的，只有在向阳的一面，上下每隔三米就有一块铁夹板突出来。这是以前修建桥墩时留下的。他想来想去，只有这铁夹板可以利用。

他在会上提出：做一个带钩的杆子，钩住铁夹板顺杆往上爬，搭“单面云梯”登上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人同意试试看，有人认为太冒险，怕上到半腰掉下来。杨万生更着急，他怕杨连弟愣头愣脑出了事。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疼侄子的。他在会上想把这意见压下去：

“连弟，桥墩这么高，可真危险，你没听这里老乡常说：‘八号顶，八号顶，失足摔成饼！’以前兴许摔死过不少人哩。可不能瞎闹！”

杨连弟却回答他：“哪有那么巧的！人是活的，多加小心就行了。再说，看着这么大的困难心里着急，我有多少力量都要使出来，上级和同志们会帮助我的。”

领导机关和工程部门研究了杨连弟提出的办法。第二天，营长找到他说：“团里来了电话。上级对这个办法很重视，但是，为了防止发生危险，还要继续研究，慎重考虑，所以暂缓实行。”杨连弟又高兴，又着急，回到连里一说，杨万生一拍大腿：“你看怎样？上级不能叫你冒险，好好等着吧！”杨连弟说：“不能等，上级在研究，咱们也研究，越快越好！”

一个月过去了。

前线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桥旁不断地押过一群群俘虏，战线已经推进到酒泉。九月里，豫西虽然是初秋，前方却已开始下雪了。堆积如山的棉衣、冬装急等着运向前方。兵站上的同志一

天跑几遍，催问什么时候通车。

这些天来，营长、教导员反复研究各种办法。杨连弟在他们支持下更有信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察看墩面的铁夹板，发现每一个铁夹板上都有几个直径约五厘米的小圆眼。心想：如果把钩子套进圆眼里，顺杆爬起来就保险多了。他又找了铁工班的同志们研究铁钩的样式，不断地给他们画图，比量，讲解。铁工班终于按照他的意见，打出了一种登高用的带钩杆子。

上级经过仔细考虑，确信杨连弟当过电工、绑架工，有多年的登高技术和经验，批准了他的办法，同意进行试验。

杨连弟第一个举起长长的带钩杆子，钩住第一块铁夹板，身子矫健灵活地顺着杆子爬了上去，然后两脚稳稳地扣住杆子，腾出手来接过下面递上来的脚手杆，再用铁丝紧紧绑在铁夹板上。另一边，赵世全也同样爬上去绑好竖杆。参加登高的其他十七个同志，在下面随着他俩把横杆一根一根地绑上去。

杨连弟一面登高，一面鼓励别人：“同志们！小心点，站稳脚跟哪！”班长刁树贵仰着头说：“杨连弟同志！多留心你自己吧，我们紧跟着哩！”

云梯一节一节地升上去，人影越来越小。登到离地面约三十米的时候，铁夹板稀少起来，相隔的距离由三米延长到五米，带钩杆子够不到了。

寒风越过山头吹来，杨连弟在高空来回摇晃。

“怎么办？上不去了！”赵世全说。

“别发愁，想办法！”杨连弟安慰他。

下面的同志很担心，劝他们下来休息。杨连弟拒绝了。

他镇静下来，想了一会儿，喊着叫底下的同志挑选一根最细最长的杆子，绑上铁钩递给他。他尽量把杆子往高举，可是仍然够不着铁板。

赵世全长长地叹了口气。刁树贵仰着脖颈喊：“杨连弟同志，不行就休息一会儿吧！”

杨连弟喘了口气，用一只手举起长杆，这时要有一个能抓能扶的东西多好啊，可是什么也没有。于是他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按住那光溜溜的水泥墩面，然后跷起脚来，只用两只脚尖踏住那窄得不到一寸宽的铁夹板，这样，长杆刚刚够到上面的铁板。他一个劲儿地出冷汗。

下面同志们的脖子都发酸了，心扑腾腾地乱跳。这是什么样的险工啊！人悬在那样高的半空中，惟一可以攀搭的东西就是那光光的墩面和那铁夹板。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不是把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不是胆量极大而心又极细的人，谁能做得到啊！这时，现场上安静得没有一丝响声，只听山头寒风在呼呼叫。

杨连弟极力镇定，慢慢地一点点地把钩子对准铁板上的圆眼，轻轻地套了进去。他喊了声：“同志们上啊！”随着把身子一纵，三把两把轻轻巧巧地爬了上去。

赵世全增加了勇气，跟着爬了上去。登高、绑云梯的工作又继续进行起来。

在最紧张的时刻，团首长们来了。团长掏出纸烟，让登高的同志往上递，每人都要抽一支。然后，他仔细检查递上去的杆子和铁丝是否牢靠、结实，并且一再嘱咐同志们千万留神。政委让现场政工组同志赶快准备好红旗，要登高的同志往上传：“全团都